



□吴济夫

聊城古称东昌，京杭大运河开通后，地处运河畔的东昌古城迅速崛起，成为繁华都市，列沿河九大商埠之一，享有“漕挽之咽喉、天府之肘腋”“江北一都会”等美誉。这里巍然矗立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山陕会馆，是集商业与文化之大成的古建筑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
京杭运河贯通后，河中帆樯如林、轴舳相连，各地客商如潮水般涌入，岸边车马络绎、货积如山。据清代同治时期的《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》记载：“聊摄为漕运通衢，南来客舶，络绎不绝，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，而太汾两府者尤夥。自国初康熙间，来者踵相接，侨寓旅舍几不能容，有老成解事者，议立公所，谋之于众，佥曰：‘善’，捐厘贖金，购旧家宅一区，因其址而葺修之，号曰：‘太汾公所……’”其本意是讲外地商人兴建“太汾公所”的起因，但在客观上表明，清代顺治、康熙年间，山西、陕西来聊城经商者很多，因此兴建了山陕会馆。

山陕会馆坐落在东昌府东郊、京杭大运河西岸，面河而立。远眺，琼楼玉宇、璀璨多姿；近看，雕梁画栋、金碧辉煌，一派雍容华贵气象。

山陕会馆是山西、陕西两省众多商户竞相集资合建的一处建筑群。由于中国古人尊崇关羽，就把关羽像塑在山陕会馆里，所以山陕会馆也俗称“关帝庙”。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代乾隆八年，历经四年，山门、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，之后逐年扩修，至嘉庆十四年，方具现在规模，耗银六万余两。

山陕会馆东西长77米、南北宽43米，占地总面积3311平方米。整个建筑群由山门、过楼、戏楼、夹楼、钟鼓二楼、南北两看楼和两碑亭、南中北三大殿、春秋阁、望楼、游廊、南、北两跨院等组成，布局紧凑，设计合理，大小交错、疏密得体，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。

山门，即山陕会馆的大门，位于整个建筑最东部，为三间牌坊式门楼，由四根木质方柱和四根木质圆柱支撑。外牆中木质方柱下，均为造型活泼的石雕麒麟和狮子为柱础。顶部呈“歇山式”，有六层如意斗拱，承托着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顶，可谓蔚为大观、富丽堂皇。山陕会馆的山门也称三门，正中为大门，两侧为便门。大门称为山门，是因寺院庙宇多居山林而得名。

相传，此门在当时除了重要节日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才开启，平时是不能随便打开的。平时人们进入山陕会馆，只能从后面的小西门里出入，这无疑增加了山陕会馆的神秘感。

山门中间的大门高3米、宽2.3米，门框用灰石雕成，其纹饰是二十只不同姿态的仙鹤飞翔于祥云之中，门框上部有六只仙鹤，左右各有七只。上部两角浮雕凤凰，中间浮雕麒麟，显得非常高雅、古朴、庄重。

山门正门顶下是木质浮雕垂花

门罩，上方悬巨幅竖匾，题书“协天大帝”，这是明神宗给关羽的封号，下方悬石雕匾额，题书“山陕会馆”，笔力遒劲、浑厚大方。大门两侧的木质方柱上刻有楹联：“本是豪杰作为，只此心无愧圣贤，洵足配东国夫子；何必仙佛功德，惟其气充塞天地，早已成西方至人。”对联的内容是歌颂关羽的，体现了会馆即关帝庙的宗旨。

进山门，为山陕会馆中轴线上的第一进院落，迎面可看到由戏楼、钟楼、鼓楼和南北夹楼组成的山字形连体建筑。戏楼为二重檐两层台楼，顶脊为“歇山式”，十翼角，房面覆绿黄二色琉璃瓦，给人以富丽堂皇的感觉。

戏楼与山门巧妙地合为一体，戏楼呈方形，台高2.3米、前台宽9.6米、深5米；后台宽8.6米、深3米，台中间是一条东西甬道。大戏台正对着公大殿，南北夹楼则与戏楼连为一体。戏楼、钟楼、鼓楼和南北夹楼后面，即山陕会馆中轴线上的第二进院落。南北两侧为看楼，各面阔五间，上下两层，楼长16.5米、深5米，房面顶部为灰瓦卷棚顶，是人们看戏、饮茶或谈生意的处所。南北看楼东首各有月洞门和南北夹楼相接，又各组成一个方形小院，茂林修竹，景观独特。南北看楼西端各有碑亭，为三开间，正面敞开，每一碑亭各有石碑四幢。

二进院落的西侧为南中北三大殿。居中三间为关帝大殿，即正殿，是山陕会馆的中心建筑。正殿前廊有四根方形石柱，刻有楹联：“伟烈壮今古，浩气开心，汉代一时真君子；至诚参天地，英文雄武，晋国千秋大丈夫。”

穿过三大殿，是由春秋阁和南北游廊组成的中轴线上的第三进院落。春秋阁面阔五间，进深两间、高二层，单檐歇山顶，是山陕会馆中最高大的建筑物。

山陕会馆的兴建，使山西、陕西两省的众商人达到了“以敦亲睦之谊，以叙桑梓之乐，虽异地宛若同乡”的目的，不仅使山陕众商人住宿、存货、交易以及酬绅、议事、宴乐有了自己的场所，而且通过会馆组织，也使扶植本帮在商界的势力成为可能，尤其对于办理同乡公益事业，发挥过重大作用。

山陕会馆自清代乾隆八年始建，随着运河漕运的畅通和商业繁荣而兴盛，后因漕运废止而冷落。1925年后，军阀、土匪进入聊城，将山陕会馆洗劫一空，1938年日寇侵占聊城，山陕会馆又遭火烧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山陕会馆得到很好的保护，1977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政府拨专款，历时五年进行了八次全面维修，基本恢复了原貌。山陕会馆不仅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，也是研究古代商业史、经济史、戏剧史、运河文化史以及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艺术史的珍贵资料。

历经风雨的山陕会馆巍然屹立，依然以它富丽堂皇的风姿吸引着国内外游人。

□赵瑞峰

蒋维乔(1873年—1958年)江苏武进人，字竹庄，号因是子，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哲学家。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，任职商务印书馆十年之久，先后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、东南大学校长、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，著有《因是子静做法》《心理学讲义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》《因是子游记》等。

蒋维乔曾自述“一生好游，每以春秋佳日，涉猎各省名山水。偶为游记，辄发表于各杂志。”的确，蒋维乔游踪之广，在同时代的人中是少有的，他先后游览了十几个省的五六十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有的地方还不止游览过一次。

蒋维乔早年曾数度往返于上海、北京之间，每次均经过山东，虽然“泰山之游，梦想者多年”，但一直没有机会成行。直到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的次年(1913年)五月，蒋维乔又一次自沪返京，才得以完成宿愿。

据蒋维乔《泰山纪游》(下称《纪游》)记载，蒋维乔邀请好友庄百俞，乘火车在五月三日夜半抵达泰安，然后雇人力车赴济泰旅馆。偶尔夜行，蒋维乔感受很新奇、独特，他在《纪游》中写道：“夜色苍茫，四境寂然，明星将落，残月如钩，只车声轧轧，与犬吠相应和。”抵达旅馆时，东方破晓，但时间尚早，蒋维乔便和友人在旅馆和衣假寐。至天明即起，乘坐由旅馆代觅的“兜子”二乘，与友人分乘登山。

蒋维乔登泰山的路线也是自岱宗坊始，经过一天门、红门至二天门(中天门)，再到南天门，直至玉皇顶，和现在的登泰山路线并无不同。至于人文和自然景观，百年前必然和现在有所不同，《纪游》记录了经过一天门，到回马岭时所见到的风景：“石磴盘曲，依峭壁凿成，由高俯视，心憺懦焉。舆夫缓步蛇行。两峰之间，有涧水下流，声潺潺然。古柏夹道，盘纤如虬龙。”

上至二天门，“快活三”北为御帐坪，蒋维乔在《纪游》中写道：“始复陡峭，磴道益险，行益艰，坪畔石罅，有瀑涌出，为涧水之源，锈四大字曰‘江河元脉’。”“前有石渠，屈曲数折，绕以朱栏，奇险之中，忽遽是胜地”。游山如探险，探得新奇，方为有趣。

十八盘是泰山最奇险之处，蒋维乔在《纪游》中也描写了十八盘的情景：“……石级鳞次，峭削迭，两旁以铁链挽之。攀登之后，后者见前者之踵，前者见后者之顶，踵顶相属如蚁附墙，莫不懔然震恐，舆夫亦一步一喘。”到了南天门，看到的就是另一种奇观：“……豁然开旷。俯视下方，茫茫大地，渺无际涯，浩乎若凌虚而登仙也！但徕如蒜，黄河如带。行人如豆，殆极宇宙之大观矣！”

人们都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但《纪游》所描绘的下山情形“出南天门，下十八盘，乘势直趋，绝不少留。偶注视，如身在百尺云梯，凌空下落，令人目眩，不敢复瞬，顷刻间已至御帐坪矣。泰山自麓至顶四十余里，石磴六

七百余级。舆夫登山，行四小时方至顶，下山则仅两小时耳。”可见在蒋维乔看来，还是下山比较容易。

那时正值泰山香市，因此蒋维乔还看到了“男女老幼登山进香者不绝”的情景。

下山后，蒋维乔游览了岱庙。“泰山有上、中、下三庙，今中庙唯存遗址，上庙亦隘陋，唯此下庙，乃巍然宏大。”《纪游》中记录下庙的情景颇为详细：“庙之四周有城，崇墉高楼，俱称杰构。中为配天门，进为仁安门。有老树交荫，枝干结盘，夹于两阶者，即汉柏也。有露台，台上有巨石耸立，曰扶桑，有古柏北向曰孤忠。东两廊壁间，绘岳神出巡状，毫发生动，极鬼斧神工之妙。又进为峻极殿，祀泰山之神，历朝秩祀，皆在于是，宋元以后，典礼允盛。后为寝宫，祀东岳夫人。庙之东西，殿宇尚多，不及遍览。”

游泰山素有“不游黄华(洞)，不如不游”之说，但蒋维乔因行期比较仓促，对不能游览后石坞、黄华洞等景点，也没能在泰山上观日出，感到十分惋惜，而且蒋维乔此后也没有机会再游泰山，留下了一个遗憾。

五岳之中，泰山是蒋维乔最早游览的，可惜因时间匆促，没能遍游泰山，记录也有些简略，不像游其他四岳时，游览时比较从容，记录也很翔实，留下了更多实证性资料。

蒋维乔于登泰山的前一天，即五月二日，途经曲阜，在此作短暂停留，拜谒孔庙、孔林。蒋维乔与友人是夜半在曲阜站下车，因为当时尚无宾馆可宿，而且路远黑夜入城不便，幸得好友帮助，在曲阜火车站内借宿，到天明时方雇骡车往曲阜进发。途经泗水时，蒋维乔在《纪游》写道：“泗水横于前，岸皆黄泥沙，水亦黄色，深可没腰，渡无舟楫，男子蹇裳徒涉，女子则坐于岸边，出钱数枚，有人背负之而过。余等坐车中，车夫驱骡涉水以济。”

蒋维乔从曲阜北门进入，始谒孔庙。《纪游》描写了大成殿的情景：“……有人引导，持钥启各殿宇，大成殿九楹，中供孔子像，与外间流传者不同。像前陈设者，有俎三，祭时置牛羊豕者。俎之前设五尊，曰太尊、牺尊、醴尊、象尊、山尊。孔子之两旁，为四配及十二子。”

出了孔庙，蒋维乔再谒孔林。“乘车出北门，谒孔林。孔林离城约二三里，背泗面洙，门外为洙水桥。自此绕以墙垣，周围四十余里。林门前有大石坊，上镌‘万古长春’四字……入林门，甬道甚长，两旁古柏夹之。柏树之干，盘曲如虬龙。进神门为享殿五间。循殿侧，历楷亭、驻驿亭，而至林前……有碑曰‘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’。墓前立石为祠坛，厚三尺，方如之……林内外古树森森，无虑数千万株，大率桧柏为多……”

在曲阜，蒋维乔同样因时间紧迫，仅能粗游，所记《纪游》更是简略。

蒋维乔登泰山、谒曲阜，皆因时间仓促，仅能观其大略、记其大概，但这对研究当时旅游学、名胜志或交通史之人，倒是难得的实证资料。